

大丈夫

范文瀾著

0
0
K8

抄在書頭

閒着沒事，隨意看史書小說消遣。因為消遣的緣故，又隨意翻譯了若干篇成爲白話文。動機出自消遣，工作由於隨意，所以照例該做序文的時候，搜盡腸底，總胡謔不出話來。實在無話可說，而書頭上又不能不有千百字句。俗語說得不錯，人急計生，果然發見了一個抄在書頭的方法。就是當初隨意翻書，遇見不少故事，酒餘茶後，很可以當作談笑的資料。順手雜抄幾條在這裏，一眼望去，書頭上也算有了字句了。

熊廷弼與各總兵將官書：「向來主客將官，不肯整擄兵馬，收拾器械。一聞有警，心忙肉亂，不知所措；而及其稍緩，則又高坐偃臥，而一無所事事。以此斷送許多城堡，坑陷無數生靈，而今猶恬然不一倏改，此甚非所望於將軍也。而今而後，願將軍人人着實拏出一片做事心腸，日日發狠展出一副殺賊手段，心心想賊，步步算賊，件件足以當賊，着着足以斃賊。當敵緩時，而我偏急急收拾，如敵至然；及敵至時，而我又安安整暇，如無敵然。然後可以逸待勞，以整待亂，而立功名以安邊境。若徒敵急而急，敵緩而緩，飽食終日，混混了事，甚爲諸將軍不取也。」

劉祁歸潛志：「南渡之後，爲宰執者，往往無恢復之謀。上下同風，止以苟安目前爲樂。凡有人言當改革，則必以生事抑之。每北兵壓境，則君臣相對泣下，或殿上發歎吁。已而敵退，解嚴，則大張筵宴，會飲黃閣中矣。每相與議時事，至其危急處，輒罷散曰：『俟再議。』已而復然。因循苟且，竟至亡國。」

周密癸辛雜志：「徐霖爲著作郎。夏五月，京府命工搭蓋松棚，適一匠者衣服破綻，見其二子。霖覓牒天府云：『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，從重撻。隨行一童，廳吏或以果餌與之。霖適見，併廳吏解天府，謂某吏壞其太極。』」二子謂舉丸，天府指臨安府。

呂氏春秋：「武王使人候殷。反報岐周曰：『殷其亂矣。』武王曰：『其亂焉？』至對曰：『譏隱勝良。』武王曰：『尙未也。』又復往，反報曰：『其亂加矣。』武王曰：『焉至？』對曰：『賢者出走矣。』武王曰：『尙未也。』又往，反報曰：『其亂甚矣。』武王曰：『焉至？』對曰：『百姓不敢誹怨矣。』武王曰：『嘻！遽告太公。』太公對曰：『百姓不敢誹怨，命曰刑勝，其亂至矣，不可以加矣。』」

明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太監祠奏：「恭幸中岳降靈，尼丘吐氣，篤生總督東廠司禮監秉筆魏太監，提不世之貞心，佐一朝之乾斷。我皇上冲齡踐祚，英邁夙成，天縱聖資，固已媲美比舜，非有聖佐爲之引翼，爲之啓沃，則有君無臣之治，自古難之。臣觀宣聖門牆，如七十子之外，漢唐宋諸儒，稍有功於聖門者，皆芹藻生馨，辟雍有列。厥臣驅蔓連之邪黨，復重光之聖學，其功不在孟子距誣行放淫辭之下。臣等佩

服厥臣之教訓，念帝都爲啓化之地，而國學實首善之區，謹購國子監西偏民房空地一段，同心集經，以永祝釐。少展崇報之忱，用申仰止之意。恭建前禮，以敬奉厥臣；崇德而更起後禮，以祀寧國先公之蒙恩賜爵者。至於春秋二典，則與宣聖啓聖之祠同舉並行。」

周密癸辛雜志：「蹇材望蜀人，爲湖北倅，北兵之將至也，蹇毅然自誓必死。乃作大錫牌，鐫其上曰：大宋忠臣蹇材望。且以銀二笏鑿竅，併書其上曰：有人獲吾屍者，望爲埋葬，仍見祀。題云：大宋忠臣蹇材望。此銀所以爲埋葬之費也。日繫牌與銀於腰間，只視北軍臨城，則自投水中。且遍囑鄉人及常所往來者，人皆哀之。丙子正月旦日，北軍入城，蹇已莫知所往，人皆謂之溺死。旣而北裝乘騎而歸，則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。遂得本州同知。」

劉宗周將行疏陳五事：「一曰，脩聖政，毋以近娛忽遠猷。國家不幸，遭此大變，今紛紛制作，似不復有中原志者。土木崇矣，珍奇集矣，俳優雜劇陳矣，內豎充廷，金吾滿座，戚畹駢闐矣，讒夫昌，言路扼，官常亂矣。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。一曰，振王綱，毋以主恩傷臣紀。自陛下卽位，中外臣工，不曰從龍，則曰佐命。一推恩近侍，則左右因而秉權；再推恩大臣，則閣部可以兼柄；三推恩勳舊，則陳乞至今未已；四推恩武弁，則疆場視同兒戲。表裏呼應，動有藐視朝廷之心；彼此雄長，卽爲犯上無等之習；禮樂征伐，漸不出於天子。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。一曰，明國是，毋以邪鋒危正氣。朋黨之說，小人以加君子，釀國家空虛。」

之禍，先帝末造可鑒也。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，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，死於殉國者，若有餘戮。揆厥所由，止以一人進用，動引三朝故事，排抑舊人，私交重，君父輕，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。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。一曰，端治術，毋以刑名先教化。先帝頗尙刑名，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。殺運日開，怨毒滿天下。近如貪吏之誅，不經提問，遽科罪名，未科罪名，先追贓罰。徒令人主虧至德，傷治體。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。一曰，固邦本，毋以外釁釀內憂。前者淮陽告變，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。四鎮額兵各三萬，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，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。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，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，必窮之術耳。不稍裁抑，惟加派橫征，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，以天下徇之已矣。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。……」

二四，一二，一六舉抄。

凡例

一、孟子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孟子又說：「成觀謂齊景公曰：『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』顏淵曰：『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？』有爲者亦若是。」一個人如果有這樣堅決的自信，有這樣高尚的志願，相信任何偉大不朽的事業和榮譽，一定很容易成就。所以這本書命名爲大丈夫，並且希望每個讀者也都學做大丈夫。

二、本書選錄古人的標準，道德與事業並重，而着重點更在道德一方面。因爲事業成敗，大部分是受環境支配的；道德的責任，任何人卻都可以負擔起來。孔子說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正義所在，捨命去做，愈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，愈是顯出人格的偉大。

三、本書志在敘述古人發揚漢族聲威，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跡，所以歷史上儘多堪作模範的偉人，因限於體例，概從省略。

四、中國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裏，也有不少所謂忠義之士。他們只知道給異類效勞，卻忘了種族間的大義，按照孔子修春秋，嚴辨夷夏的教訓，這些人概所不取。

五、每當外力侵入中國的時候，總有許多忠臣義士，用各種方式參加民族間悲壯的鬪爭。有的事跡流傳下來，有的連姓名都湮沒了。他們拚出血和生命，去保證民族的生存，是永遠應該崇敬的。本書所舉二十餘人，只是取其聲名最著，做個代表的意義。讀者千萬不要忘了其餘無數的忠義人。

六、本書取材，正史以外，參考許多種野史筆記，審慎稽核，組織成篇。無一語無來歷，無一事無根據，可以當一部信史讀，絕對避免演義家憑臆虛造，混亂事實的弊病。

七、一個國家要是政治腐敗，民窮財盡，本身既非崩潰不可，外患自然乘虛侵入。明世宗朝防禦倭寇的朱執說：「去外國盜易，去中國盜難；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，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。」因為衣冠之盜橫行作惡，任何才人賢士，無法挽救墮落的國運。本書記載某一人的事業，往往略述某人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狀況，使讀者明瞭他們失敗的原因。

八、本書文辭淺顯，取材真實，如果家庭間採取作兒童教材，民衆教育家採取作宣講資料，中學校採取作課外閱讀書，對於民族精神的提倡，或者多少有些貢獻。

目次

張 鶯	一
衛 青	七
霍去病 李 廣	一三
蘇 武	二〇
趙充國	二六
馬 援	三三
班 超	四一
劉 琨	四八
玄 奘	五五
顏杲卿	六四
張 巡 許 遠	六九

狄青	七四
宗澤	七九
岳飛	八六
張世傑	九九
陸秀夫	九九
文天祥	一〇七
方孝孺	一一五
戚繼光	一二八
熊廷弼	一二四
袁崇煥	一三六
史可法	一四六
黃道周	一五九

張騫

漢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個朝代，尤其是在漢武帝時候，把漢族聲威發揚得莊嚴燦爛，直到現在看起來，還不禁眉飛色舞，心嚮往之呢！當時兵力所到，極南的儋耳珠厓，西南的滇國夜郎國，東北的朝鮮高句驪全入了中國的版圖。不過，這些偉大的武功，在漢武帝整個事業中，只佔着次要地位，他的精神卻專注在討伐北方最強悍的匈奴。因為要圍困匈奴，必須開闢中國與西域諸國的交通，才能斷絕他的外援，於是大探險家張騫應運而出，成就他非常的不朽的大功績。

張騫漢中城固縣人。武帝即位之初，就有擊滅匈奴的雄心，聽說匈奴攻殺月氏王，取月氏王頭顱做盛酒器具，月氏向西方遠逃，怨恨匈奴，力弱不敢報仇。乃招募敢出使月氏者。那時張騫正做郎官，應募願去。建元三年，武帝即位的第三年，張騫與堂邑氏奴名叫甘父的，從隴西郡出塞，經過匈奴境地，被匈奴捕獲，送到單于那裏。單于說：「月氏在吾國北，漢何得派使臣去！我要派人到南越，漢肯聽我麼？」騫被拘留在匈奴中十多年，娶妻生子，乘隙守稍寬，突與部屬西向月氏國逃去。奔走幾十天，到了大宛國。

大宛國去漢都城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里，出產良馬葡萄。葡萄可以釀酒，富家藏酒多至萬餘石。良馬體格高大，鬣長到膝，尾長拖地，蹄大如升，腕部能屈，一日行千里，前膊有小孔流血。大宛人異常寶愛牠，說是天馬傳下的種子，號爲汗血馬。張騫走到大宛，對宛王說：「漢遣我往月氏，被匈奴禁閉，現在逃亡過貴境，請派人導引我前去。將來回到漢朝，漢朝一定送你很重的謝禮。」後來張騫回朝，奏知武帝，遣使者帶千金去求汗血馬。宛王愛惜寶馬，捨不得送給漢朝，心想漢兵路遠，不能來攻，把漢使殺了，奪取帶來的財物。武帝大怒，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十餘萬前後兩次征宛，斬宛王毋寡頭，取良馬數十匹，中等馬牝牡三千餘匹。這場戰事，雖說爲了汗血馬，漢朝兵威卻從此震動了西域，諸國相繼降服，不敢再自恃路遠輕視漢朝。大宛王初見張騫時，祇貪得漢財物，那能料得到這些，果派人送騫到康居國。

康居國送張騫到大月氏國。大月氏國去長安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二里，建都在阿母河北，南臨大夏國，屬賓國，西接安息國。土地肥饒，人民安樂，沒有對匈奴報仇的意向。騫留月氏歲餘，交涉不得要領，傍着南山想經羌地回來，恰巧又被匈奴捕獲。過了一年多，乘匈奴內亂，同他前時所娶的胡妻及堂邑奴甘父逃走歸漢。騫爲人意志堅忍，寬大誠信，蠻夷都尊敬愛護他，餓急的時候，賴甘父射禽獸充飢，得以不死。騫出使時帶去一百多人，到元朔三年回朝，十三年功夫，只活着張騫與甘父兩個人。武帝酬報他們

的勞苦，拜騫爲太中大夫，甘父爲奉使君。

張騫親身走到的有大宛國、大月氏國、大夏國、康居國，據傳說所知的還有五六個大國，很詳細的把各國地形物產奏明武帝。他又說：「臣在大夏時，看見蜀地出產的竹杖布匹，問所從來，說是從身毒國買來的。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幾千里，國中有大河，卑溼暑熱，打仗是騎着大象的。照臣估量，大夏去漢一萬二千里，在漢西南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數千里，有蜀地產物，一定離蜀不遠，若從蜀開路通過去，經身毒到大夏，交通近便得多。」武帝聽了很喜歡，派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呂越人等前後十幾批使者到西南尋覓通身毒的路綫，這個計劃，雖然沒有成功，可是西南夷大國如滇國、夜郎國，其餘小君長一百多都被漢兵威降服了。土地改爲郡縣，開闢幾千里新疆域出來，這是張騫附帶建立的大功。

騫在匈奴日久，很熟悉匈奴的地勢及水草所在，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，有功封博望侯。後同李廣出塞擊匈奴，因錯了行軍限期，削去侯爵，貶爲庶人。他雖然失了官爵，武帝仍屢次訪問他大夏等國的情形。張騫說：「臣在匈奴時，聽說烏孫國與月氏國本來住在敦煌一帶地方，互相攻殺，結成大仇，現在都遷徙遠地。如果此時送厚禮給烏孫王，又嫁公主給他作夫人，教他東回故地，一定喜歡聽命。這好似斬了匈奴的右臂膊。連絡烏孫以後，西方大夏等國，都可招來做我們附屬國。」武帝很以爲然，拜騫爲中郎將，出使烏孫，帶從者三百人，每人備兩匹馬，牛羊一萬頭，金帛值錢幾千萬。騫到烏孫宣布天子意

旨，烏孫王拜謝受賞，派使者伴送張騫回漢，獻馬數十匹。烏孫使人見漢富強，回國後，烏孫王益尊事漢，與匈奴絕交。匈奴因此失援遠遁，不敢再住在大沙漠的南部。騫在烏孫時，派遣副使多人到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闐及其鄰近諸國。其中安息國就是波斯國，漢使初到境上，安息國王遣將軍將騎兵二萬人到東界迎接，東界去都城還有數千里，經過幾十個城邑才到。漢使者回國，安息派人同來獻大烏卵及犂靬幻人兩人。大烏很像駱駝，生卵如汲水壺，幻人蹙眉高鼻，鬚髮蜷屈，後世吞刀吐火種瓜植樹屠人斬馬等魔術，從他們流傳下來。武帝見了大樂，出去巡狩，總要帶着這兩個幻人的。身毒國就是北印度，佛教經西域傳入中國，也從此開出端緒來。中國古代傳說黃河源出崑崙山，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，頂上有醴泉瑤池，日月繞着山頂運行，因而分成晝夜。自從張騫到大夏以後，探尋河源，證明古代傳說的謬誤，在地理上有很大的貢獻。

從烏孫歸漢一年多，張騫病死了。他派遣出去的副使陸續帶着各國使臣回來，整個的西域，因此與中國發生了關係。西域地方有大頭痛山、小頭痛山，人畜夏天經過一定喪命，冬季走過還得嘔吐，據說山上生長毒草，氣味觸人的緣故。又有盤石阪，路狹處只一尺多，長有一直三十里中間沒有息腳處，路側往往有看不到底的深淵。行人用繩索互相牽引着走，有時騎馬，有時步行。這樣的旅程長有好幾百里，才走到縣度。縣度在罽賓國境，道路更是險惡，崖石壁立千仞，朝下一望，就會頭眼發昏。心想前

進，看去卻全是危阻，好似沒有地方可以放下脚去。失足落下不到半山已經骨肉碎爛，同行人只好做沒看見，不敢作救援想。山下有水名新頭河，從前人鑿巖石像梯級以通路，凡登七百級，登了，就得踏着懸空的繩索，度過寬約八十步的河面。所以取名叫懸度。至於砂磧，到處都是，有叫做白龍堆的，草木不生，偶然見水，味極鹹苦，四顧茫茫，難逢生人，方向很容易迷誤，走路只賴死人死畜的骸骨及駝馬糞做標記，疲勞飢渴，隨地可死。張騫在這樣險境中，前無古人地開闢出西域交通孔道來，此後漢使到西域，定要提出博望侯的大名，各國才能相信他，所以歷史家稱爲張騫鑿空。

張騫冒萬死爲朝廷效力，西到波斯，南通印度，從此中國與西方西南方大小民族開始接觸，我們試想，他一個人勞力的結果，發生怎樣巨大的影響呢！因爲他的建議，中國在西南夷開拓了廣大的新版圖，在西域得三十六附屬國，雖說漢武帝時天下殷富，財力有餘，士馬強盛，所以軍事到處勝利，但是張騫探險先驅的功績，也就不可以價值計了。考察他成就大功的原因，祇要被他匈奴拘留十多年，好容易逃脫虎口，卻依然向西奔去，絕不畏難退縮，勇敢不屈的精神，誰及得他，誰也能做他的事業！

憤耳那珠屋那在廣東瓊州島。

高勾驪在吉林省。

漢國夜郎國在雲南省。

月支國在阿母河北岸。氏音支，所以也寫作月支。

隴西郡在甘肅省。

單于是廣大的意思，匈奴稱大君，長爲單于。

大宛國在俄屬中亞細亞。

康居國在俄屬中亞細亞。

大夏國在阿母河南岸。

罽賓國在阿富汗地。罽音計。

烏孫國在新疆省特克斯河附近。

敦煌郡在甘肅省。

犂靬國就是羅馬國。羅馬本名拉丁，譯音爲犂靬。

衛青

黃河流域是我們大漢民族發展的根據地，照古史記載，夏朝以前，漢族與苗族戰爭，苗族敗逃到西南山地去了。夏桀滅亡以後，有子名獯粥，逃到北方去，據說匈奴是他的子孫。現在的甘肅內外蒙古是當時匈奴遊牧地帶。他們逐水草而居，沒有文字倫理。天性喜歡殺伐，飲酪食肉，不產米粟。俗貴壯健，賤老弱，父死，妻後母爲妻。周朝時候，屢次侵害中國，漢族很怕他。所以戰國時代，秦昭王在隴西北地上郡一帶築長城，趙武靈王從代郡傍陰山至高關，燕國自造陽至襄平，都築長城自衛。秦始皇滅六國，遣將軍蒙恬將兵數十萬擊走匈奴，收取黃河以南地域，起臨洮至遼東修繕萬里長城。秦末中國大亂，蒙恬所得土地，又被匈奴奪去。

漢高帝得天下，武功甚盛，同時匈奴冒頓單于吞併各部落，有精騎三四十萬，兵力也非常強大。高帝七年，冒頓攻太原郡，到晉陽城下，高帝自將大軍三十二萬去抵禦。冒頓假敗逃去，高帝追擊至平城，被匈奴四十萬騎圍困起來，絕糧七天，眼見得要全軍覆沒。幸虧陳平獻計，命雕工刻一個木美女，秘密派人送給匈奴闕支，說漢有美女如此，現在皇帝窮急要獻與單于了。闕支怕美女來奪寵，勸冒頓放走

高帝威武赫赫的開國大皇帝，用這樣鄙計，狼狽逃命，是漢朝一個大恥辱。高帝死後，呂太后當國，冒頓派人送一封信來，說我願意到中國遊玩，你現在獨身，我也孤單，我們不妨互相交易，免得兩個人都冷清清。呂太后的怒，想出兵報仇，朝臣商議的結果，祇好忍氣吞聲，寫信回他說：敝邑讀了單于來書，非常恐懼。我自己細想，年紀已經衰老，頭白齒落，走路搖搖擺擺，實在不配污辱單于，想是錯聽了。敝邑無罪，請單于饒恕罷。這是漢朝第二次忍受大恥辱。漢文帝時，送公主到匈奴去的宦官中行說投降匈奴，日夜想計策教單于入寇。文帝不斷送美女金帛酒麪食物去求和。漢使到匈奴想辯說幾句，中行說就說：「你們不用多開口，你們送來的物品好便罷，如果不合式，當心秋天，派騎兵去踏壞你們的田禾。」文帝也祇得委曲忍受了。

從漢高帝到景帝，一共四代，對匈奴總是處在卑弱的地位，零零碎碎不知喫了多少虧，可是他們竭力整頓內政，休養人民，六七十年的功夫，造成極繁榮的國家。接着武帝登位，天生是雄才大略超絕常人的大皇帝，他有力量把匈奴打得膽落心驚，逃到大漠以北去，一洗殷周以來民族的恥辱，祖宗的仇恨，真是痛快淋漓，使人贊嘆不止。他不僅本身是文武全能者，他還專會不限資格，選拔猛力異能的人來使用。在他所用的許多軍事人才裏面，第一個是大將軍衛青。

衛青，他父親鄭季，是平陽侯曹壽家裏當差的，曹壽娶武帝姊陽信長公主為妻。鄭季和公主的婢